

中外著名文学家故事



巴尔扎克

罗 勇 编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中外著名文学家故事

罗 勇 编著

巴尔扎克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(川)新登字 003 号

责任编辑：田 曦

封面设计：华 堤 周筱钢

插 图：丁俊杰

技术设计：吴向鸣

中外著名文学家故事

巴尔扎克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中江县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mm 1/32 印张 5.25 插页 2 字数 66 千

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-15,000 册

ISBN7-5365-1748-3/I·426

目 录

引子 那个过着双重生活的少年	1
“德·巴尔扎克”	1
寄宿学校生活	4
见习律师	5
 第一章 寻寻觅觅：小说家的早期努力	 7
不做律师当作家	7
德·圣·沃盘·奥雷斯小说工厂	 17
失败的商业冒险	23
 第二章 进军文坛：写作中的巴尔扎克	 36

目
录
一
片
后
记

巴尔扎克与拿破仑	36
《朱安党人》	39
“30 岁的女人”	44
《驴皮记》和德·巴尔扎克	46
社交场上的“小丑”	50
五万杯咖啡与“文艺烹调”	53
想象力的硕果	66
第三章 《人间喜剧》:苦难的花朵	71
巴尔扎克的秘密	71
布洛斯案件	74
《巴黎时报》	80
铁窗生涯	87
萨丁尼亚银矿	90
苦难之花	102
第四章 《人间喜剧》:时代的画卷	 105
戏剧的投机	105
天才的呼吁	118
“风俗史”	124
第五章 永载史册:天才生前的最后时光	 131

危险的信号.....	131
“古董收藏”.....	134
乌克兰之行.....	144
伟人安息.....	154

引子： 那个过着双重生活的少年

“德·巴尔扎克”

1799年5月21日，我们的主人公巴尔扎克来到了这个世界上。可是，大约在他30岁左右的一天，巴尔扎克却公开宣布说，他的姓名并非“巴尔扎克·奥瑙利”，而是“德·巴尔扎克·奥瑙利”（注：德[de]，是贵族的象征）；他还宣称说，他一直就拥有这个高贵门第的全部特权和名份。但事实上，这种说法的根据只是他父亲偶然开过的一次小小的玩笑，而且仅仅局限于他最亲近的家族圈子内。那玩笑说他和法国古代骑士德·昂特拉格尔·巴尔扎克家族沾点亲带点故。老巴尔扎克绝对

没有想到，他这个偶然的玩笑，竟在后来被他儿子那特有的想象力发酵，夸大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的地步。从宣布这一消息之日起，巴尔扎克便在他的来往信件和著作中，都签上“德·巴尔扎克”的姓氏；与此同时，他还把德·昂特拉格尔家族的纹章漆绘在自己的马车上，甚至有一次还乘着这辆马车去维也纳旅行。

其实，巴尔扎克祖先的真实姓氏为“巴尔萨”，是一个普通的种地苦工。巴尔扎克的父亲，伯纳——佛兰芬，1746年6月出生在靠近康奈扎克的奴该瑞耶村落。村里住着许多巴尔萨氏人。但他们中间始终没有出现过什么有名的人物，更不要说贵族了。

伯纳——佛兰芬本为田舍翁之子，其父早就准备让他到教会里做事，并专门让村里的教士帮他识字读书，学习一些基本的拉丁文。但他并无这方面的志向。20岁左右，他进了巴黎的生活圈子；至法国大革命时期，他更在巴黎的革命市参议会中获得了席位之地，后来又进入了军队的一个油水部门——战时供应处和军粮处。如此生活了30年后，

他又当上了巴黎的杜麦尔·丹尼耶银行的主任秘书。50岁时,他与他一位银行上司的女儿,比他小32岁的萨朗比耶·罗尔·莎璐特·安娜结了婚。拿破仑时代,由于战争的增加,他利用原有的关系,加之财力为后盾,他又官复原职,移至驻都尔城的军队,成为军粮处第二十二师的师部监督。老巴尔扎克是个乐天派,喜欢说一些妙趣横生的掌故;他还是个喜欢编笑话的老手,老实话里常混杂着吹牛,而且永远兴高采烈。他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,但兴趣广泛,读书博杂,积累了不少包罗万象的知识。他甚至还写了两本小书,书名为《偷窃及被杀之防范法备忘录》及《有关被抛弃和被欺骗之少女的伤风败俗丑闻回忆录》。

如果说巴尔扎克在讲述故事方面的生动和愉快,是从他父亲身上继承而来的,那么他的感觉上的敏锐与对细节的观察力,则是从其母亲那里承袭而来的。他母亲曾对纯文学有一种特别的热情,及至晚年,她仍对一些文学作家的作品爱不释手。

寄宿学校生活

1799年6月，小巴尔扎克出世尚不及一个月，他母亲就要人将他立刻送走。后来，他被交给一个奶妈——一个宪兵的妻子看护，直到4岁才被接回家里和父母住在一起。父母从来都不让他和较小的孩子一起玩，他也从来没有自己的玩具，没有得到过任何礼物。生病时亲生母亲从来不在他身边，他也从未得到过她仁慈的关照。8岁左右，他便被送进一家寄宿学校了。

到了他12岁时，书籍的世界成了他真正归宿的另一个世界。当时有位给他补习数学的图书馆员，曾答应允许他把课余喜欢读的所有书籍都借出来。这些书真正成了巴尔扎克的救星。从此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读历史、哲学、科学和神学作品。在阅读中，他就可以真切地把阅读所获得的意念牢牢记住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想象力已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使他能把所有从书本上获得的有关事物的概念，拟构得非常真切。于是，凭着他卓越

的才智,他只要通读一遍,就可以把一篇课文完全记住,就可以不必费心去听教师的功课,而回到自己的世界去寻找书里的意念了。恰恰为此,他付出了代价:通常,他只要听听前面的同学背诵法文或拉丁文的一个片断,或背文法规则,他就可以照样背下来,因此,就懒得去准备功课。但有一次,老师把经常提名叫号的顺序变了,不是先让别的学生背诵,而是先把 he 叫了起来。其结果可想而知,这时他连要背的功课是什么都一无所知。当然,呵斥和惩罚便接踵而来。

见 习 律 师

1813 年,巴尔扎克终于离开了那所寄宿学校,又去上了都尔城的一所中学。1814 年,他们全家从都尔迁到了巴黎,他也就转进了黎毕德先生的寄宿中学。这时他依旧成绩平平,甚至在一次拉丁文考试后名次排在班上第 32 位上(班上总共才 35 个学生)。不管怎样,1816 年,他还是颇让父母满意地上大学学法律了。

这时，他觉得他可以利用在校的闲暇，自由地阅读，自由地干自己喜欢干的事。不想他父母却另有考虑，认为年轻人是不该有空余时间的，他应该去挣钱；白天在大学里偶尔听听课，晚上读一读法律方面的课本便差不多了。白天他应该再找个职业做做，以应付未来的生存。进校不久，巴尔扎克便边上课，边上一家律师事务所去当差——做一个书记员，这一干便是两年。两年后，他又被介绍到一个叫巴赛的律师那里去做事，以便为他大学毕业后当巴赛的助手做准备，甚至一旦巴赛退休或去世，他就可以全权接管这个律师事务所。

但事实上，巴尔扎克并不热心于当律师，他更热衷于读书和写作；在大学学习法律期间，他还专门去听巴黎大学的文学讲座，并获得了学士称号。他依旧过着少年时代那种双重的生活。毕竟，他已经是一个 21 岁的青年了，可以想见，结束这种双重生活的日子不会很久了。

第一章

寻寻觅觅：小说家的早期努力

不做律师当作家

1819年1月，巴尔扎克从大学法学系毕业，进入巴赛律师事务所当助手。4个多月后的一天晚饭时间，一家人正有说有笑地吃着晚餐。中途，巴尔扎克咕噜了一句：“爸，妈，我不想在律师事务所干了，我想搞写作，当作家。”说完，他便以询问的目光瞥了父母一眼，随即又埋下了头。

巴尔扎克话音刚落，老巴尔扎克握叉子的手抖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常态，母亲则惊讶地张大了嘴，差点没叫出声来。随后，她便第一个反应过来，开始她连珠炮式的发问：

“奥瑙利，你在巴赛叔叔那里干得好好的，怎么想起要去当作家呢？你应该明白，律师是一种有足够保障的职业，更何况你巴赛叔叔退休或者仙逝——愿主保佑他长命百岁，你就可以独自经营律师事务所了。写作是什么？写作是一种没有保障的职业，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一种职业，只是有钱人无所事事耍弄的玩艺儿！文学，诗，夏多里昂子爵可以去玩，因为他拥有可供他享用不尽的房产；雨果将军的后代维克多·雨果也可以去写他的诗，写他那无用的小说，因为他家境殷实。可你，奥瑙利，凭什么条件去和人家比，你要去当作家，谁来供养你？我们现在的家境，你也不是不知道——你爸在银行的薪水前不久就开始削减了。还有，你说你要当作家，可你在什么时候显示了哪怕一丁点儿这方面的天才和悟性吗？你曾在什么报纸杂志上发表过诗呢？不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你在学校的名次经常掉在后面，那次拉丁文考试你还得了个32名哩。算了吧，奥瑙利，为着你今后的生活着想，就干好你的律师吧，别去想那些虚无缥缈的事了，啊？”

“可是，妈妈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真的不想在律师事务所干了！”

母亲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，把目光投向老巴尔扎克。

“哼，随他去吧。”老巴尔扎克继续他的晚餐，头也不抬地冒了一句。老巴尔扎克本人就是一个常出奇招并能出奇制胜的人，在他的一生中，他从事的职业也换过多次，直到晚年，他才安心心地过着他的有资产者的生活。他想，奥瑙利这个狂妄的想法或许有他的道理，如果没有多少根据，他将会碰钉子；而一旦碰钉子，他会回心转意的。

见儿子主意已定，又听老巴尔扎克这么一句不关痛痒的话，母亲也没有办法了。她随即开始考虑，如何在同意他这么干以后继续有效地阻止他的计划的实施。

一番激烈的争论以后，父母与巴尔扎克达成了一个折衷的办法：巴尔扎克可以去写作，当他的作家，他们也愿意借此测试一下他这方面的才智；但家里对他这个虚无缥缈、前途未卜的幻想只能给予一点象征性的投资。在未来两年内，他们将向他这个幻想当作家

的人提供一丁点儿补贴(具体数目为每月120法郎,即一天4法郎);如果两年期满,而他仍未如愿以偿成为一个声名大振的作家,那么就只有请他回到律师事务所去继续干他的律师。否则,他们将截断他的生活来源。

如此这般后,他母亲又开始实施她早就成竹在胸的应急方案了。儿子想要去干荒唐无稽的写作,又不能撒手不管,于是她同意每月给他一丁点儿给养,但又不能使他过得安宁,她必须使他在经历忍饥受冻后改变他的初衷,一旦他在巴黎生活难以维持,他那狂妄的幻想便会自行破灭。于是,她借口帮他实施他的计划,特地在巴黎为他租了一间房子。可以说这间房子是巴黎市中所有陋巷中最破旧、最糟糕的一间。但是,居住条件的恶劣、日常生活的艰辛,并未使巴尔扎克感到畏惧,相反,由于他胸中装有伟大的幻想,他正为自己终于能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庆幸呢!甚至从那“囚室”的窗口见到的巴黎凄凉的景色,也使他深感欣慰。

巴尔扎克有了他创作的囚室,也渐渐培养了自己特有的观察事物的方法,于是,他把

自己带来和从图书馆借来的一大堆书籍堆放在自己手所能及的地方，一叠精致的白稿纸也放在了案头，几支削好了的笔、一支蜡烛和一点灯油也备好待用，他便要开始他伟大的写作了。但临到提笔书写，他却突然意识到：他到底写什么为好？也就是说，到了现在，他仍在他头脑中酝酿的上百种工作计划中徘徊，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可具体操作的工作计划。困惑中，他开始翻阅自己以前的部分草稿，但这些草稿全都是些片断，没有一篇是完整的，其中《关于灵魂不平的笔记》、《关于哲学与宗教的札记》、一首刚开了个头名为《圣路易》的押韵史诗，以及悲剧《西拉》和喜剧《两个哲学家》的最原始的草稿。翻阅自己以前的文稿后，留给他的只是失望，他对自己究竟该如何开始其创作感到越来越糊涂。他首先得写出点东西出来，总要通过作品出名才行。于是，在寄宿学校里养成的癖好重占上风，他又钻进了图书馆里，他得赶紧找一个写作路数去写。

两个月过去了，他在图书馆里钻进钻出，仍收效甚微。他曾打算写一部哲学著作，但